

名作家文学课

Mark Twain, Truman Capote, James Baldwin,
Terry Southern, John F. Kennedy, François Mitterrand

Havanas in Camelot
Personal Essays



文学先父

斯泰伦自选随笔集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名作家文学课

Havanas in Camelot

Personal Essays

文学先父

斯泰伦自选随笔集

[美国]威廉·斯泰伦 著 方杰 译

William Styro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先父: 斯泰伦自选随笔集 / (美) 斯泰伦 (Styron, W.) 著;
方杰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11

(名作家文学课)

书名原文: Havanas in Camelot

ISBN 978-7-5447-1478-5

I. ①文… II. ①斯… ②方… III. ①随笔—作品集—美国—
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79937号

Havanas in Camelot by William Styron

Copyright © 2008 by William Styr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Well Manage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书 名 文学先父: 斯泰伦自选随笔集
作 者 [美国] 威廉·斯泰伦
译 者 方 杰
责任编辑 韩继坤
原文出版 Random House, 200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4.875
插 页 4
字 数 75 千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478-5
定 价 20.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译 序

威廉·斯泰伦(1925—2006)是在美国南方文化浸润中成长的作家,他凭借自己天才的创作,当之无愧地成为“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第二代作家中的领军人物。在创作生涯早期,斯泰伦因担心会被当作地方主义作家遭到摒弃,尽量避免使用“南方作家”的标签。可是到后来,他非但不再对自己的南方传统感到惴惴不安,反而将其作为自己作品的部分基础。斯泰伦始终对弗吉尼亚的泰德沃特地区充满感情;那里的气息、景色、声音,海岸边溪流潺潺的乡村,摇摇欲坠的烟草看守棚,以及田野里的大豆、苞谷、花生,令他终身魂牵梦绕。斯泰伦成年后主要是在北方度过的,无论是身居西康涅狄格的群山之中,还是在马撒葡萄园岛上,他都清晰而有力地不断书写他的南方故乡,在其最值得记忆的虚构作品中一次次重访弗吉尼亚,带领读者进入詹姆斯河两岸的乡间,探索北卡罗来纳海岸附近的沼泽和松树林。斯泰伦作为作家无疑是成功的典范,他的作品在赢得批评家青睐的同时,也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斯泰伦的作品题材多样，经常涉及暴力主题。偶然的事
故、无意义的死亡、强奸、凶杀、战争、集体或个人的暴力行为，
在他的作品中无不得到栩栩如生的细致描写。在某种意义上，
恰恰是这样的描写，再加上对语言暗示意义的运用以及散文
与诗歌的交织混合，才使得其作品在超越他所在世界和历史
文化局限、抹去南方区域性痕迹的同时，丝毫不亚于欧洲现代
派小说的高度。斯泰伦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作家。他对生命的幻
想虽然暗淡，却被一种潜在的理想主义和希望所点亮。他不是
笃信宗教之人，但是其作品中却时时表现出寻求上帝和净化
信仰的愿望。过去数十年间，围绕其作品的争议从未间断，但
是论者对斯泰伦无论是褒扬还是贬抑，都不得不承认其作品
的广度和深度，及其在当代美国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

《在黑暗中躺下》(1951)是斯泰伦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故
事以一场葬礼为背景，用倒叙方式讲述一个南方家族的解体。
小说出版后即获成功，从而使得作者实现了他在文坛上的首
次华丽亮相。斯泰伦第二部长篇小说《纵火焚屋》(1960)故事
的核心是一宗强奸案和两场谋杀，场景设在意大利，洋溢着欧
陆存在主义色彩。该书在法国广受欢迎，标志着作者叙事技巧
的巨大进步。《纳特·特纳的自白》(1967)是斯泰伦最出色的作
品之一，曾获得1969年普利策奖和1970年威廉·迪恩·豪威
尔斯奖章。小说以黑奴反叛的真人真事为题材，提出了探讨文
学和历史真实性的复杂问题。代表斯泰伦文学最高成就的《苏
菲的选择》(1979)问世后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为作者

摘取1980年的全国图书奖,根据其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后也风靡世界,女主演梅里尔·斯特里普还因在该片中的出色表演荣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在这部“西方小说史上的里程碑作品”中,斯泰伦将一位非犹太女性人物置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大屠杀的中心,表现她在极端情况下面临的艰难生死抉择,暗示了第三帝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普遍性。

在《苏菲的选择》之后,斯泰伦再也没有长篇小说问世。《沉默的遗骨》(1982)是他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收入作者写于六七十年代的一些随笔和回忆性文章。《看得见的黑暗》(1990)讲述斯泰伦罹患抑郁症和接受治疗的过程,书中涉及精神崩溃、自杀、酗酒等话题,实际上是作者虚构作品中政治历史关切的延续。这本广受欢迎的传记作品,是斯泰伦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此后出版的还有短篇小说集《泰德沃特的早晨》(1993)。斯泰伦去世后留下的大量手稿,正在整理和陆续出版当中,现已出版的包括《文学先父》(2006)、以海军陆战队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自杀赛跑》(2009)以及作者写给父亲的书信集《写给父亲的信》(2009)。

《文学先父》收入斯泰伦写于八九十年代的随笔十四篇,涉及的话题可谓五花八门,有些篇目具有相当浓厚的个人色彩。《一宗大天花病例》是其中最长的一篇,叙述斯泰伦由于被误诊,不得不在一个“战时的秋天”留在帕里斯岛,忍受一场让他感到自己道德堕落的“治疗”。在《皈依或祈祷皆为时已晚》中,斯泰伦对自己的前列腺进行反思,并在其存在中发现了上

帝不存在之证据。《看电影的人》回忆作者青少年时代对电影的痴迷,并就电影对其写作的影响进行了思考。《奴隶制之痛,迪斯尼之得》对迪斯尼公司一项建立奴隶制主题公园的计划感到痛惜,让斯泰伦再一次回归其拥有奴隶的祖母以及“美国白人总会避而不见的集体痛苦”这个话题。在其中好几篇随笔中,作者预言性地对文学问题进行深思。《坦言相告》承认他自己在编制现代文库百部优秀英文小说书单中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说这种做法通常表明“所有的书单都很怪异,但是每一个书单都有其怪异的方式”。作为中文版书名的《文学先父》一文篇幅很短,探讨了斯泰伦与马克·吐温之间的文化渊源,因为他与这位文学先父一样深受吹毛求疵的清教徒之苦。在《颂扬卡波特》中,斯泰伦对这位文学界的朋友大唱赞歌,称他是一位“艺术家”,“能够让语言跳舞唱歌,神秘地改变颜色,表演魔术,激起笑声,将寒气送上后背,触动心灵”。《寄宿者吉米》是对詹姆斯·鲍德温的回忆,主要叙述了其《下一次是火》如何“动摇这个民族的良知”。特里·萨瑟恩“缅怀他的老祖父”的情景出现在《与泰克斯一起横穿大陆》中,文中一段有关前往库克县监狱进行超现实主义观光的叙述十分精彩。在《“我得问一问印第安纳波利斯——”》中,作者谈及了审查制度及遭禁文学作品的吸引力。读完《肯尼迪王朝时期的哈瓦那雪茄》和《总统的朋友们》,读者在了解到斯泰伦社交圈的同时,自然也会折服于文中某些出色的场景描写。在《与阿奎那一起散步》和《“在葡萄园岛海港”》中,斯泰伦无论是写到自己的宠

物狗还是自己的家都赞赏有加，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对它们的深厚情感。

早在1954年，《巴黎评论》曾对斯泰伦做过一次采访。当采访者问及他“为何从事写作”时，斯泰伦回答说：“真希望知道自己为何写作。我想，是为了表达自己而写作的吧。”四十年后，斯泰伦晚年再次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采访者问他是否需要原来的回答做些补充，他说原来的回答依然适用。相信读者读过这本随笔集后，自然会对斯泰伦的这番话有自己的理解。

斯泰伦的作品，我国译介的仅有《苏菲的选择》（现已有三种译本）和《在黑暗中躺下》，以及《看得见的黑暗》（台湾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文学先父》是我国引进的首部斯泰伦随笔集。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本着尽量保持原文面貌的指导思想，没有对内容进行任何删减，在保留原文句式的基础上求其顺，力图将作者的思维方式真实呈现出来。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方杰

2010年9月于开罗

出版者的话

在生前最后一次发病前几个月，威廉·斯泰伦开始搜集材料，准备出一本个人随笔集。本书中大多数篇目，包括用作题名的这一篇，都是由作者本人选定。最终定稿出自作者遗孀罗丝·斯泰伦之手。斯泰伦的传记作者詹姆斯·L.W. 韦斯特三世为文本的出版事宜做出安排。《看电影的人》和《皈依或祈祷皆为时已晚》，最初以法文译文的形式发表在《费加罗报》和《利己主义者》上，在此是第一次以英文发表，所用文本选自斯泰伦的手稿。《文学先父》的部分内容曾刊载于1995年6月26日到7月3日的《纽约人》双周小说专号上，其全文保存于斯泰伦的私人信札中，这次是全文发表。《与阿奎那一起散步》先前从未发表，是斯泰伦去世后从他的手稿里发现的。

目 录

- 1 肯尼迪王朝时期的哈瓦那雪茄
- 15 一宗大天花病例
- 59 “我得问一问印地安纳波利斯——”
- 73 总统的朋友们
- 81 颂扬卡波特
- 86 寄宿者吉米
- 92 与泰克斯一起横穿大陆
- 109 文学先父
- 114 奴隶制之痛,迪斯尼之得
- 119 皈依或祈祷皆为时已晚

- 124 看电影的人
- 130 坦言相告
- 134 与阿奎那一起散步
- 142 “在葡萄园岛海港”

肯尼迪王朝时期的哈瓦那雪茄

1996年4月下旬,狂热的占有欲席卷苏富比拍卖行,就连肯尼迪时代最不起眼的小玩意儿,也变为人们趋之若鹜、愿意花大笔钱财收入囊中的对象。看着这一幕,我和数百万人一样,不禁惊呆了。一捆旧杂志,包括《现代电影》和《女士家居杂志》,就能卖到一万两千六百五十美元。阿伦·希克勒画的一幅杰姬^①画像的照片——注意,不是画像本身,而是其照片——以四万一千四百美元售出。(苏富比拍卖行先前给照片定的价格是五十到七十五美元。)一件瑞士产的“高尔夫运动”击球计数器,照苏富比拍卖行的估价值五十至一百美元,令人不可思议地拍卖到两万八千七百五十美元。不过就其膨胀的价格而论,最名不副实的战利

① 人们对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爱称。

品当属约翰·肯尼迪的胡桃木雪茄盒，那是弥尔顿·伯利1961年送给总统的礼物，镶着一块铭牌，上面有一行字：送给J. F. K.，棒棒身体——好好抽烟，弥尔顿·伯利，61年1月20日。这位喜剧演员当年送这件礼物花费了六百至八百美元。三十五年后，可怜的伯利想从苏富比拍卖行买回这个雪茄盒，却在十八万五千美元的价位上被淘汰出局。

获胜者是马文·尚肯，《雪茄迷》杂志的出版人，他花掉五十七万四千五百美元，购得一件拍卖商估价为两千到两千五百美元的物品。对于尚肯这份已经十分成功，以刊登（除了雪茄和吹捧雪茄的名人以外）有关马球、高尔夫球、富丽堂皇的饭店、老爷车和许多其他20世纪90年代真正高贵生活方式必需品的文章为特色的杂志来说，即使是如此令人瞠目的价格，这个雪茄盒也可能会对它的风行起到吉祥物般的重要作用。约翰·F.肯尼迪对高贵生活毕竟并不陌生，对于一份雪茄杂志来说，还有什么比安放我们最后一位真正抽雪茄的总统的哈瓦那雪茄的墓盒更适合作为其纪念物呢？

我从未见过那只神话般的雪茄盒，不过我与肯尼迪有过几次会面，感觉到他肯定拥有一只雪茄盒，保护他宝贵的供给品，因为他对待雪茄的态度可以说——简直就像雪茄迷一样——兴趣盎然、欣喜若狂。的确，假如我能让自己

的记忆力受到普鲁斯特式的刺激,在悠闲放松的时候回忆我与肯尼迪生命轨迹的几次短暂交会,那我几乎就能嗅得到哈瓦那雪茄的气味,而为了那些雪茄,他养成了那么一种冲动的、肯尼迪式的缺点。

经历艾森豪威尔时代那拙重的岁月之后,有这样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家伙出现在聚光灯下是一件极好的事情,而且没过多久,再见到总统不加说明或不知不觉地拿着雪茄摆起姿势,人们就习以为常了。我与肯尼迪班底的两位成员交往甚笃,他们是小亚瑟·施莱辛格和理查德·古德温,两个人都对雪茄一往情深,这让我觉得抽烟几乎成了白宫的一种亚文化。无论我何时在华盛顿见到他们,他们都会和我大谈雪茄。当然,哈瓦那雪茄是必谈的话题,对某种长度和年份的蒙特克里斯托牌雪茄过分的赞美之词,对包装纸及其色彩的描述,对雷蒙·阿隆牌雪茄与庞曲牌雪茄香味的细微区分,所有那些关乎雪茄的高谈阔论,都令我这个依然可悲地坚持不合时宜嗜好的愚昧的吸香烟者兴趣盎然却又有些迷惑不解。虽然我固执己见,令人讨厌地保持着对香烟的忠诚,可是内心里却羡慕这些人对另外一种烟草之化身的忠诚,那是一种直接由植物的叶茎转变而成的简直能令人发狂的物品。

1962年4月下旬,我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作家受到邀请,参加后来看来也许是肯尼迪总统任期内最值得纪念的社交聚会。这是一场向诺贝尔奖获得者表达敬意的国宴。我之所以被列入受邀请者名单,是由于施莱辛格和古德温的缘故——据他们说,当时肯尼迪对我一无所知——而对于妻子罗丝和我来说,在和煦春日的傍晚前往白宫真是莫大的快乐,更何况我们还有朋友詹姆斯·鲍德温的陪伴,他当时已快要成为美国最杰出的黑人作家。我记得那天我剃了两次胡子,一生中仅有这一次。

宴会尚未正式开席,杯盏交错的豪饮就已经开始,当约翰·肯尼迪和他美丽的夫人来到人群中迎接宾客时,现场立刻洋溢着激动的气氛。杰克和杰姬确实是光彩照人。要想对他们令人目瞪口呆的吸引力无动于衷,你也许得成为反常乃至精神错乱之人。就连共和党人也十分狂热。他们真的是珠联璧合的一对。当我看见许多男女宾客深受他们魅力的感染,眼中流露出可笑而又紧张的神色时,我并打算掩饰自己的惊愕。

尽管我依然能控制自己,却过早地就酩酊大醉。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在对晚宴进行评判时保持挑剔的眼光。我曾经在巴黎待过很长时间,简直可以算得上是美食家和品酒师。后来我在笔记中毫无感激之情地记下了当时的感受:

虽然随第一道菜端上来的1959年布里尼白葡萄酒“相当令人满意”，我却发现和威灵顿牛柳同时上的1955年木桐堡红葡萄酒“成熟度不佳”。餐后甜点，某种称之为加勒比布丁的东西，我觉得“甜得过分，真是个炸弹”。^①

多年后重读这些笔记，我羞愧于自己的粗鲁无礼（包括那句降尊纡贵般的话：这顿饭“无疑好于艾森豪威尔夫妇请吃的任何一顿饭”），而如果考虑到整个晚上那令人兴奋的气势和快乐的心境，就尤其是这种感觉。由于餐桌布局的缘故，当总统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出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时，我就坐在他的右侧，离他只有几英尺之遥。照他的说法，这是自从“托马斯·杰斐逊单独宴请那次”以来在白宫举办的最伟大的睿智者的聚会。诺贝尔奖得主们欢呼着赞赏这句优雅的恭维话，我感觉这句话将会永载史册。

白宫并不是一个禁止吸烟的地方，于是我们当中的一些卑贱之人便点起了香烟。我像通常一样满腹郁闷、心存嫉妒地注意到，室内餐桌上的许多绅士开始抽起雪茄；这些人中就有肯尼迪，他正在与一位相貌出众的金发女郎交谈，明显流露出对她的欣赏，丝毫不亚于他对丘吉尔雪茄^②的欣赏。用过咖啡，我们转移到东厅欣赏一场室内音乐会。

① “加勒比布丁”的法文是bombe Caribienne，其中bombe一词有炸弹之意。

② 一种大型号的雪茄，因英国首相丘吉尔而得名。

这之后，就在聚会即将散去、我们即将变成蠢货之际，我却不无惊讶地从一个身穿礼服的陆军上尉口中得知，罗丝和我被邀请到楼上与总统和肯尼迪夫人进行“更加私密的”会面。尽管我对“更加私密的”意味着什么产生了片刻顽童般的幻想——毕竟这时正值时髦的60年代之初——可是一发现我们被引进的小房间内全是吸雪茄者和他们的女伴，我却着实松了一口气。

总统还没到，不过杰姬已在房间里，在场的还有古德温、施莱辛格、鲍比·肯尼迪、皮埃尔·塞林格，以及他们的妻子们。所有的男士都显然十分愉悦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哈瓦那雪茄上，人们也许 would 认为，安排这场诺贝尔晚宴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这个芬芳四溢的高潮。我只有在巴黎的饭店里才吸进过如此令人愉悦的香气，因为那里——不像美国——鼓励抽雪茄。到这个时候，我体内已经装入过多由白宫提供的形形色色的饮料，包括甜香槟（1955年的白雪香槟），不知不觉间沉沉地倒在总统那把著名的摇椅里。

我一边不停地摇动，一边与声名卓著的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交谈着；他和妻子戴安娜是除我之外受邀到楼上来的仅有的文学界人士。就我看来，特里林还是仅有的另外一个抽香烟的人——当然，他是位真正一根接一根的